

从来很少看体育节目,那天好友特别来电:“电视正在播短道速滑世锦赛开幕式!”哇,果然美轮美奂,随着熟悉的《溜冰圆舞曲》和经典好莱坞老片《绿野仙踪》中那著名的《飞越彩虹》的旋律,中外演员们合力推出这场令人耳目一新的开幕式,活脱活现显示了浓郁的海派风情。其间,没有诸如黄包车、旗袍、石库门等已用烂了的上海元素,却让人确信这场开幕式就是在上海举行。笔者无意在这里宣扬什么地方主义,但总觉得一场成功的、令人难以忘怀的国际赛事开幕式,浓郁鲜艳的当地文化色彩是其灵魂,正所谓最民族的才是最国际的。“北冰南展”,这次世界顶级冰雪赛事在上海举行,带动的不仅是冰上运动硬件设施的建设,更重要的是普及了南方城市的“冰雪文化”。

上海少冰雪,但上海人对溜冰并不陌生,只不过是四个轮子的旱冰鞋,老上海话“跑冰鞋”。笔者年少时,放学后弄堂里,常能见到邻居小朋友们蹬着溜冰鞋喧闹矫健的身影。那个时候,谁家的孩子拥有一对跑冰鞋真令人羡慕。

而今上海人对百乐门、仙乐斯之类都很熟悉,殊不知,当年上海也有几所十分时尚的不逊于上述场所的溜冰场,

海上冰缘

程乃珊

最著名的是位于今南京西路江宁路拐角上现址为中信泰富广场的“新仙林溜冰场”。这是一个带夜花园,有夜总会韵味的大型溜冰场,与誉为“远东第一乐府”的百乐门异曲同工,毫不逊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改名为“新成溜冰场”。笔者记得的还有“大陆溜冰场”,在南京西路上。由于溜冰带有更多的体育元素,所以老上海常涉足上述场所的多为洋人和青年学生,穿着也比较休闲,中年人和自以为有身价者对此很为不屑。上述两个溜冰场也经常会有各种杂技演出。

直到五十年代初,新仙林溜冰场内还有空中飞人的表演。听我先生说,这个节目有三个亮点:第一,表演者是位上了年纪的小脚老太太,她当然不会穿什么三点式,而是一身扎袖扎脚的中式功夫装;第二,她不扣保险带,就在高空中做出各种高难度动作;第三,也就是演出的高潮,她会突然怪叫一声,假装失手从高空坠落,在一片惊叫声中,坠地前的霎那间轻松地用脚钩住竹竿。这节目今天看来似乎十分平淡,但在五六十年前是极刺激的。

说起来,大家熟知的铜仁路绿房子屋主吴同文也是个溜冰爱好者。这位作风再高调性格再不羁的

老克勒,也从来不敢去溜冰场抛头露面。他就在绿屋花园搭了一栋铁皮活动房,时不时与儿孙辈去过下瘾。

笔者家住南京西路陕西北路,与新成溜冰场近在咫尺,清晰记得直到六十年代初,每逢傍晚,新成溜冰场前挤满了打扮时尚的男女青年:女青年多为一字领的白色套头衬衫和深色中裤(即现在的七分裤),赤脚一双白色尖头船鞋;男青年则是袖口飘逸蓬松的棉绸衬衫和紧身小裤管裤子,彩格袜和帆船鞋。现在想起来仍属时尚简洁,但在当时上海滩绝对属阿飞装扮。那时上海舞厅已被取缔了,溜冰场成为当年时尚男女少得可怜的、仅余的人约黄昏后的相会点。在那霓虹灯已相继黯淡、熄灭的年月,新成溜冰场门口那一簇簇俊男美女们,配上围墙内不时飘出的《溜冰圆舞曲》和《蓝色的多瑙河》等旋律,映着绿树丛中的灯光,可以说是罕见的海上夜生活的余光。溜冰场就因此被贴上有色标签——阿飞经常出没的场所。因此,那时家长老师只允许孩子在弄堂或公园玩溜冰,绝对不允许涉足上述场所。



萨克斯风

天道酬勤

叶兆曦

认识顾建平,还得从1975年初夏说起。我的一位朋友褚君陪一个年轻人来我家,说是他表弟,现在黑龙江农垦农场,平时喜欢写毛笔字,这次回沪探亲,特带来向我父亲求教,然后年轻人毕恭毕敬递上他的习字。在后来的日子里,他又独自来过几次,很快就回农场去了。他很幸运,回农场后来信把父亲名字写错了,父亲还真是认真回了他一封信,讲了书法的渊源和入门的要领,顺着他的字体指点临帖的范本,并告诫他切忌流俗。信寄出不久父亲就去世了。这个年轻人就是顾建平。

建平在读小学时就参加书法班,“文革”时学校停课闹革命,他就独自在家练字。1970年上山下乡,16岁的他就去了黑龙江盘古农场。每天出工回来,无论有多累,总忘不掉要临上几页字帖。到了冬季天寒地冻,没有农活,他就呆在没有一桌一椅的宿舍里席地练字,一写就是三四个小时,手指冻得僵直连笔也掰不开。终于苍天不负有心人,“文革”后顶替回沪,单位领导赏识他一手好字,让他脱产教职工书法,多次参加市里和全国书法比赛获得上佳名次。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上图就举办了个人书法展。1993年赴新加坡发展,在海外弘扬中国书法艺术。十多年来潜心研究汉字形体,探寻其中的趣味,先后在海内外出版语言文字书法著作二十余部,并两度获得全国学术论文一等奖。2010年他的个人书法



顾建平 书法

再次在上图展出。

建平初学《史晨碑》,基础夯实后,涉猎魏碑,兼及晋唐。其书趣味中不失厚重,豪放中犹见规矩,乃书家中别树一帜。

十多年前,我曾设计过一套由杭州火柴厂发行的“西湖美景”火花。在那套火花中,敝人手绘了十处西湖美景,并配上了10种在这些美景中最富代表意义的花草,如放鹤亭的梅、断桥的荷、太子湾的郁金香、阮公墩的柳等,而其中一枚湖滨的香樟,则是我最为偏爱的。

说起来是有点私心的,那其余的9枚火花中,像花港、太子湾、阮公墩等,本都是一处美景,花草不过是配角而已,只有这枚火花,是因为中意香樟,才有点牵强地选了所谓湖滨这么一景的。

这事儿若是给香樟知道了,估计它最多是随意一笑罢了,因为从古到今,香樟早已被人们追捧惯了。在长江以南,无论名寺古刹,还是豪门深宅,几

乎都少不了它苍劲洒脱的身影,香樟似乎在无形中印证了那些古老建筑的身份地位。

虽然香樟的血统不及银杏、水杉那般古老,但就个体而言,却绝对是植物中的寿星,活个千而百把年,对它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所以在台湾、福建和咱们江浙一带,要是给名木古树列个排行榜的话,香樟是稳可夺冠的。

杭州吴山是古香樟云集的胜地了,在山顶的茗香楼周围,四五百岁的香樟济济一堂地围着一株八百多年的宋樟老前辈,一树树斑驳苍劲的虬枝,撑起一片片生机盎然的华盖,那阵势简直是在向人们诠释什么叫老当益壮呢。辛亥年枫秋瑾女士在登览吴山时,被这满山的香樟深深震撼,忍不住赋诗道:

尽管如此,笔者还是盼着自己快快长大,有一位英俊高大的“他”领着自己进入里面。

笔者是长大了,但新成溜冰场被取缔了,改成静安区少体校,正常的青少年溜冰培训仍有。记得我高中一个女同学是业余花式溜冰好手,她只凭着两个前轮着地,就能做出各种漂亮的芭蕾造型,记得那时的《新民晚报》还专门介绍了她。后来她去了新疆,五十年过去了,不知她还记得这段绮丽的冰上之梦吗?

而今,上海的冰雪文化设施已现代化时尚化了,但仍有很大发展空间,如新仙林那样集时尚、娱乐、休闲、社交、美食和体育于一体的富有都会夜生活色彩的冰雪文化软件仍缺乏。期望借此冰上盛会,能重新展现新海派冰雪文化。同时,也希望我们的孩子能从繁重的作业中解脱出来,蹬上新颖的跑冰鞋,放飞自己!

对联十二副

萧丁

壬辰春联(为嘉定新城作)
广宇通途铺展新城千里画
茂林阡水笑迎马陆百年春
辛卯春联(两副)
虎步迎来新岁月
兔毫写出大文章
白雪妆成银世界
红梅喜报党华诞
庚寅春联
一夜春风催碧树
满江碧水泛金波
庆祝建党90周年
踏浪披荆回首此行多崎岖
飞花点翠回头还有好风光
纪念陶行知诞辰120周年
兴民兴国行兴教
育德育知为育英
贺萍乡市楹联学会成立
萍水相逢联墨两行成伯仲
云山虽隔鱼书一尺系城乡
赠松江楹联学会
蕨海为池抒浩气
铺天作纸写长联
题松江黄桥村
峰拥高贤古来翰苑无双地
黄桥承文脉海上楹联第一村
赠华东医院
大士瓶中露
仙人指下春
赠丁法章同志
莲舌高台传佛法
锦心大笔写龙章
三乐堂书斋联
犁纸裁文无日夜
议时论世有锋芒

对于长期生活在南方城市的我来说,雪是稀罕的。数年前,首度去北海道,厚达半米的积雪,让我兴奋不已。冰封的河面,禁锢住了小船,不远处的农舍整个被裹在冰雪里。烟囱里冒出缕缕青烟,但窗户紧闭,屋内落了厚重的布帘,即使是一星温暖的火光也不愿外泄。



叹雪

黄伟明 文/图

听说今年的北海道格外冷,雪也特别大,恐怕要比我这画面上的情景更加凄清。是因为一年前那场让人不愿想起、更无法忘记的地震?还是因了全球气候异常的大势?就我所知,日本人对环境保护可是费了不少心思。几乎所有去过那里的中国人都会为这小小岛国的整洁感到惊讶。但可惜这片悬在大陆架边缘的小岛,无法独善其身。

当地球用它的方式向肆无忌惮的人类发出种种警告,那不定时的痉挛,让大地为之震动,天色黯然。我之于此景,不过是一名过客。而定居在这里的人们,就算早已适应,心下恐怕也有不甘。

◀“像泥土一样生长”之十五·北海道印象
(油画)45×60cm

在我看来,女人的黄金年代有很多阶段,可以细分,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黄金时光。比如,恋爱期间,相识往相恋和热恋走时是那一期间的黄金时光。女人可以尽情谈恋爱的时光肯定是含金量比较高的,因为青春,因为自由,可惜,处在黄金的年龄,并不一定就能做很多合适的人生选择,大好时光白白浪费,等到明白过来,已经不再妙龄。在有经验的眼睛看来,三十岁到四十岁的女人是一个女人的黄金年代。

这个时候,过了所有的青涩,慌张,内心不再茫然,人生走向大致可以看出究竟,不适合自己的可以坚决地舍弃,还有力量去追求和得到自己的理想,美好还可以停驻,并且因为以前付出了代价,现在懂得了享受。

最好这时候已经结婚,丈夫和自己各有各的事业,两个人相安无事,举案齐眉。孩子也已经走上了自己的成长轨道。各自拼搏回到家,可以分享成功,可以相互体贴。

如果做不到那样完美,最好是结过一次婚,对于人生有了更多的了然,不急于给自己和别人很多交待。

这时候一定要有自己经济基础,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可以和男友住一块,不高兴的话也可以请他住回他自己的窝。独立女性的男友应该是成熟明理的,或者有能力帮助女人走出她的情绪困惑。或者事业上的瓶颈,如果实在帮不上忙,也可以是那

一种助手型的小可爱,可以在女人焦虑的时候,温柔地抱住她。让她重新心安。三十几岁的女人有了这样的大气,可以安排好自己的生活。

为自己活,不被别人左右。当然对于独立、有能力的女人来说,黄金年代可以无限期延长。像张曼玉,五十岁六十岁也可以同样黄金。像玛格丽特杜拉斯,到七老八十还可以有一个年轻的男助手陪伴左右,在她的口授下笔录文字,写出了轰动世界的《情人》。当她苍老的嘴唇向那个年轻的男子读出一些属于青春的记忆的句子,像云一样的时光又回来了——看着他年轻的手指按下打字机的键盘,她的心里会有怎样的感觉?是感到一个女人已经逝去的黄金年代?还是觉得自己的一生过得很幸福?我一直想搞清楚这个问题。

一直美到老

赵波

现在人们解释“人”字,常说一撇一捺,表明人是需要相互支撑的,也有解释做人就需挺直腰杆的,都有道理。我想说的是,人字的古字其实就是一个垂手躬腰的人形,很谦恭的样子,我想,古人之所以这么写,可能是受到劳作中的人的形象的影响,可能还反映着人对统治者和大自然的敬畏。一直到汉隶时代,人字才有了今天的形象。人字可能是汉字中最好认最容易写的字,可是做人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待大自然,对待科学规律,人必须有敬畏之心,必须谦恭,而对待金钱、财富、名誉、地位、强权,人,必须挺直腰杆!遗憾的是,我们中的很多人常常是反着来或者被逼着反着来,所以常常可以听到人们苦叹:“做人难啊!”

人

周伟民



化骨留弥香的香樟

真柏

竭尽全力地呵护着如孩童般任性的人类。它用强大的根系,稳稳地扎根在大地上,烈日里为人们撑起浓荫,风沙中为人们抗风护岸。

正因为这样,自私的人类才借着“大树进城”的美丽幌子,千方百计要把山野中的香樟弄进城来。为了达到目的,自认为掌握着技术的人狠心地

绑架来的香樟砍枝截杈,锯得只剩一段庞大的躯干。惨不忍睹哪,人家香樟得熬过多少岁月,才能长得这般枝繁叶茂啊。可纵使这样,香樟仍是不离不弃地守护着人类。

我是打小就感受到香樟呵护的。记得小时候校园里有很多樟树,听课听得头晕了,就趁下课时摘几片叶子,揉碎放在鼻子下闻闻,顿时觉得神清气爽。原来,樟树的根、枝、叶都含有芳香开窍、辟秽化浊的挥发性物质,所以有些老年人喜欢面对着樟树练功,据说是能刺激胃部,使胃舒适温暖的。

香樟消炎止痒的作用不会逊色于醒脑或暖胃,至少我母亲一定是这样认为的,不然她不会一次次地跟我说起她小时候长辈们用香樟嫩头帮她治烂

头壳的情景。那时候乡下卫生条件差,小孩头上长疮溃烂的情况十分普遍,大人们便用传统的土法来给孩子们医治。外公从村子后面的小山包上摘回许多香樟的嫩尖头,外婆将这些芳香飘逸的枝叶拿到屋前小溪里洗净了,放到瓦罐里去煮,直到煮出绿油油的汤汁来,就用这汤汁每天给我母亲洗两次头,洗上半个来月,烂疮就全好了。

不过,摘几个嫩头,撸几把叶片,这种奉献对香樟来说实在太微不足道了。香樟木打造家具和工艺品,它都在所不辞的,蛀虫对此退避三舍。香樟即便粉身碎骨了,也要留得一泓弥香在人间,让人类羞得无地自容。

明请读一篇《六朝松》。

草木篇